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 从宗教哲学 到宗教对话

Who or What is God?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英国] 约翰·希克著

王志成 柯进华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 从宗教哲学 到宗教对话

Who or What is God?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英国] 约翰·希克著  
王志成 柯进华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对话/(英)希克著;王志成,柯进华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0254-301-0

I. ①从… II. ①希…②王…③柯…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8811 号

**从宗教哲学到宗教对话**

[英]约翰·希克 著

王志成 柯进华 译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20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301-0

定 价: 35.00 元

---

## 总 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斯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斯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斯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

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逻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逻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

其主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关系(非实体)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教授的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

## 致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中国的读者能读到我的这本书。在本书中,我反对西方传统的上帝观,而赞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中国的道的观念,尽管这两者并不同一。我还对基督教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教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作为个人,我更喜欢一种更神秘的宗教进路。

在实践层面,我考察了全球伦理是否存在,还探讨了历史上涉及基本伦理问题的两个争论:一个是致力于印度独立和道德革新的圣雄甘地在印度的作用;另一个是种族隔离制度,或者说南非白人对黑人的统治。

我希望中国读者会对本书中的一些内容感兴趣。

约翰·希克

# 目 录

总 序 王志成 / 1

致中国读者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终极实在:人格抑或非人格 / 11

第二章 神秘经验的认知分析 / 28

第三章 宗教意义与宗教乐观主义 / 48

第四章 论人的必死性 / 67

第五章 再生问题的哲学考察 / 75

第六章 基督教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相信的? / 91

第七章 传统的道成肉身教义何以不可接受? / 104

第八章 字面理解耶稣复活为什么是不可能的? / 120

第九章 传统的赎罪论是一个错误么? / 131

第十章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 158

第十一章 南非种族隔离观察 / 173



导

论



本书各章是以前出版过的论文、报告和演讲的汇编,内容丰富,领域广泛,但集中在两个主题上:探究真理和探究正义与和平。对真理的探究涉及世界各大宗教指向的终极实在,涉及对宗教经验、宗教语言、宗教间关系、生死、基督教信念的讨论。在寻求全球伦理中、在研究圣雄甘地的生平和思想中,还有在考察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时,我探讨了正义与和平这一主题。

“谁或者什么是上帝”始于在大多数教会和普通的话语中使用的一般意义上的上帝概念——像《上帝幻觉》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上帝并不伟大》的作者克里斯多佛·希钩斯(Christopher Hitchens)就反对这样的上帝概念。我同样反对这一概念,但我不反对对超验的实在者的经验,尽管我们关于这个超验的实在之经验的表述是如此的不充分。这导致上帝或终极者本身和从人的角度而言的实在者之间的一种区分,后者是依

据人类的概念获得的,具有历史上的和地方性的不同形式。每一种世界信仰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这一区分。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写道,“根据认知者的方式,被认知的事物就在认知者之中”,<sup>①</sup>在宗教中,认知者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会发生变化。我探讨了这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信仰间关系的意义。

真宗教的核心不是宗教体制而是宗教经验。1976年,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举行了一场虔诚的神秘主义者和有着各种教规的学者们进行对话的讨论会。这些神秘主义者来自不同的传统——会友大卫·斯坦德-拉斯特(Brother David Steindl-Rast)是一位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岛野方丈(Roshi Shimano)是一位禅师;斯瓦米·帕拉布德阿南达(Swami Prabuddhananda)是罗摩克里希那修道会的一个僧侣;拉比萨曼·沙克特(Zalman Schachter)和来自亚伯达的布拉德族的印度人鲁弗斯·格德斯泰克(Rufus Goodstriker)。我是和他们一起讨论的学者之一,一起的还有约翰·海因茨(John Heintz)、尼尼安·斯马特(Ninian Smart)、特伦斯·佩内休姆(Terence Penelhum)和约瑟夫·艾普斯·布朗(Joseph Eppes Brown)。我自己的论文是“作为认知的神秘经验”。

宗教经验(神秘经验乃是宗教经验之顶点)直接引发有关生死的意义问题。《生活的宗教意义》在世界上的不同信仰中探究这一问题,在圣马利亚大教堂讲的《论人的必死性》将死看做是通向实在的不可避免的途径,而不是恐惧的对象。在《再生》中,我从与自然主义相反的宗教的观点考察了再生对我来说最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再生理论从未成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念,但它与我多年以来坚持的其他的非正统观点相一致(虽然不是被要求相一致)。

---

<sup>①</sup> *Summa Theologica*, II/II, Q. I, art. 2.

这些和它们的原因在《可信的基督教》中作了解释,《可信的基督教》是2006年在英国伯明翰卡尔街的联合归正会发表的演讲,这一演讲作为他们每年一系列关于激进的基督教信仰的演讲的一部分。它的一个方面在《字面的和隐喻的道成肉身》中做了扩展,其他方面在《耶稣的复活》和《赎罪说是一个错误吗?》中做了补充。今天事实上有两个基督教,一个是保守的,主要是由福音派和包含众多强有力的基要主义者构成的基督教,另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或改革主义者的基督教。实践中的分界线并不像道德上那样具有如此多的神学性,特别是对当今的同性恋问题。教会能积极地接受同性恋教友、牧师、神父、主教吗?当今这一问题正在分裂世界范围的圣公会。对于非基督徒,同样对于大多数基督徒,令人吃惊和感到不幸的是这竟被看做是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

正是基督教内更加开明的个体能够与其他宗教信仰徒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2005年2月在德黑兰所做的一个演讲。当今世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联与互动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重大;在我看来,撇开我们的差异,以及过去与当今常常是灾难性的历史冲突,通过将其他宗教看做是对上帝一种真正的意识和回应来发展一个基础,以便相互接受各自的信仰,这是十分重要的。持这一观点来叙述对伊朗的参观可能会很有意思,大多数英国的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没有参观过伊朗。伊朗是一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我的几本书和几篇文章已被译成波斯语,毫无疑问,这是我被邀请的原因。穆罕默德·卡塔米(Mohammed Khatami)总统是一个改革家,但在他的改革中,他一次又一次被最高宗教领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omeini)阻拦。就在那年的夏天,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当选为总统。

德黑兰的一个宗教间对话研究所邀请我在研究所和那个城

市的其他地方做一些演讲。在德黑兰机场，一个会说流利的英语的女士迎接了我，与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戴着头巾、留着胡须、穿着长袍的神职人员，他能使我快速地通过机场所要办理的手续。从飞机降落之时起，我在每一个地方都受到盛情的款待，这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被安排住在一个现代的宾馆，我的房间在 72 层，有一辆专车和一个司机，这使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几乎每天从一个集会赶往另一个集会。我下午到达，在宾馆呆了仅仅几分钟，车子就载着我去作第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就安排在对我来说不寻常的下午三点。德黑兰的交通是可怕的。数百万的汽车，廉价的汽油，人们车开得飞快，相互间只隔几英尺，总是交错在一起！我们三点钟到达，我本想直接去演讲厅，结果我被带到了楼上。阿里·拉沙德先生 (Ali Rashad) 是宗教间对话研究所的主任，他和伊斯兰文化与思想研究所的人员迎接了我，并且彼此相互拥抱，与每一位亲吻面颊、用过茶点之后，才在照相机和电视摄像机的拍照下进入拥挤的演讲厅。前排主要坐着戴头巾的神职人员，座位前都放着写着他们名字的卡片。

在主持人介绍我之前，拉沙德 (Rashad) 先生上台就座并用波斯语宣读了一篇冗长的讲稿。我的朋友埃米尔·阿克拉米 (Amir Akrami) 博士，他来做所有的翻译工作，低声告诉了我拉沙德先生讲话的主要内容。在有些过度的欢迎之后，他开始对宗教多元论进行一个冗长的批判。由于没有读到他的英文讲稿，我无法给予他一些针对性的回应，只根据翻译 (由埃米尔翻译成波斯语) 说了一些，我感到，或许错误地感到，我必须缩短自己关于《伊斯兰教与宗教多元论》的讲稿，因为拉沙德先生已经占用了我的时间。后来我让他将他的波斯文讲稿或翻译的讲稿发给我以便我对他的演讲做出回应，这得到了他的同意。(在这次访问一年多以后，我收到他最新近的道歉信并承诺将讲稿发送给我，但现在我仍然

没有收到他的讲稿。)在那之后,听众从前排开始提问,提的问题很好,很像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而我也给予了像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一样的解答。整个讨论过程很理性,论述很详尽,没有口号或独断的主张。

演讲刚结束,我就立刻被伊朗广播公司(IRIBC——相当于BBC)急速带走去作一个一小时的访谈,此次访谈是精心准备的,用英语进行交谈。然后去了一个饭馆吃晚餐。有一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以为这些是肉,并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了一些。但发现这仅仅是正餐前的开胃食品,后面还有丰盛的膳食,并配有非常好的、不含酒精的啤酒。之后回宾馆睡了一个好觉。

我在宗教间对话研究所、宾馆、伊朗哲学研究所和塔比阿特·莫达勒斯大学(Tarbiat Modarres University)做讲座或主持讨论,全部由埃米尔一段一段地翻译。讨论的问题很集中,许多参加者都已读过我的一些书或文章,并想就所读的书或文章来提问。问题和讨论都是高水平的。许多学者对西方思想很熟悉。他们知道西方的康德、黑格尔和其他主要的西方哲学家。然而,他们对基督教神学的当代发展并没有如此好的了解。我自己(非正统的)对耶稣的理解,即将耶稣视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和导师;而我对耶稣的理解与《古兰经》对耶稣的论述相似,这一点可能有点令人吃惊。

一天下午,由于时间充裕,我驾车在德黑兰尽情观光。在一个现代中心,有许多高楼大厦和各种华贵的商店,周边是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再往外是贫民窟。在我们经过的所有街道中,看到所有的妇女都用一块头巾来遮住她们的头,其中有些头巾十分华丽。她们经常除长袍外,还穿着裤子,并经常穿西方的软运动鞋。

在另一天,我和拉沙德先生一起吃了顿极好的晚餐。他刚跟总统见过面,总统让他向我问好。晚饭后,总统通过埃米尔、拉沙

德对为什么说伊斯兰教是最好的宗教这一问题讲了很多,他认为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是最全面的。我不相信存在一个“最好的”宗教,但没有时间来争论这一问题。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又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一次是跟我的东道主,宗教间对话研究所的主任和他的妻子以及饭店里的其他人,和我一起在我住的宾馆顶层吃饭。晚饭后他们送了我一件精美的伊斯帕罕<sup>①</sup>工艺品,它以黑色的缎子为背景,上面有鸟和银丝刺的树枝,现在就挂在我的餐厅的墙上。另一件礼物是一个产自伊朗广播公司的银色茶杯碟,还有一件礼物是一个波斯的垫子,另外还有一本书,书中是波斯古迹的照片。

关于宗教多元论的许多问题和难题,伊斯兰教的观点和西方基督教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尽管两种信仰在自身内部都有着许多不同的重点和看法。在信仰的问题上,我的观点与一些伟大的苏菲派思想家相似,如阿拉比(al - Arabi)和鲁米(Rumi),用鲁米的话说,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不同的灯,相同的光;它来自超越者。”<sup>②</sup>当然,这一观点既不能为一些穆斯林也不能为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所接受,但这一主题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赞同和反对这一观点的人都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探讨各种模式的宗教多元论的新书和文章每个月都在出现。

在德黑兰我自己的讲座中,我很关心的是澄清宗教多元论不是一种相对主义,因为宗教多元论涉及区分好的宗教与坏的宗教的标准;它不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因为印度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佛教徒皇帝阿育王,还包括思想家伽比尔(Kabir)、那纳克(Nanak),还有很多其他思想家,也包括伊斯兰教一些伟大的苏菲派信徒。虽然我

---

① 伊斯帕罕:伊朗中部一城市,在续墨兰以南。——译者注

② Rumi; *Rumi, Poet and Mystic*, trans. R. A. Nicholson, London: Unwin Mandala Books, 1978, p. 166.

在哲学上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宗教多元论,并运用了康德对现象和本体的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依赖康德哲学,而仅仅是利用康德哲学的一个方面——一种康德自己不会赞同的用法,因为他有着十分不同的宗教哲学。但我同样可以在与康德没有关联的情况下,依靠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哲学家所发展的批判实在论和近来更多的社会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著作,发展出自己的宗教多元论。

但更大更重要的一个长期问题是基督教与世界其他信仰之间的关系。一个相对正统但又可以承认其他信仰的同等真实性的神学是可能的。但这对保守的基督徒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包括福音派/基要主义的新教徒、那些接受梵蒂冈在诸如 2000 年颁布的文告《主耶稣》(*Dominus Iesus*)中所持立场的天主教徒。这些人都坚持基督教的独特优越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基督教。尽管它们之间的张力在增加,但现在依然保留在同一组织的护佑之下。这将在本书中我提出的第二种基督教这一论证中进行澄清。但我的见解当然不是唯一的见解,自由主义思想家有无限的余地来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这正在涌现的第二种基督教是一股世界和平的力量。众所周知,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民族间的和平(由孔汉思提出)。我要补充说,只有当每一个宗教都承认其他宗教的同等有效性时,世界各宗教间才能和平。这一工作只能在每一个信仰团体内部来完成。我已经在这里和其它地方尝试指出基督教通向这一目标的路径。我下面转向三篇文章,它们涉及对生活的宗教理解之实际意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sup>①</sup>于 1980 被囚于罗本岛(Robben Island)的监狱里,10 年之后才被释放。我在南

---

<sup>①</sup> 生于 1918 年,南非黑人政治领袖,他由于从事反种族隔离活动而被监禁了近 30 年。在 1990 年 2 月被释放。——译者注



非的三个月里,其中包括一次远足去自由的博茨瓦纳<sup>①</sup>,目的是亲自去看一看种族隔离那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并写一篇报道,然而当稿件的副本送到南非时,却遭到了南非政府的制止。

种族隔离,与当今几个国家的专政一样,以及和当今世界几个地区充满宗教暴力的情形一样,引发了是否可能存在全球伦理的问题。《存在全球伦理吗?》是2007年我在伯明翰大学的全球伦理讨论会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甘地是践行伦理的伟大典范。他不仅仅是导致1947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袖,也是伟大的世界精神导师之一。他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几乎没有人配得上和他一起说“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息”,他的生活体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力量,爱自己的仇敌的力量,宽恕和和谐的力量。他的人生一直影响着许多人,包括印度的维诺巴·巴维(Vinoba Bhave)、美国人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倡导宽恕精神的纳尔逊·曼德拉、真理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sup>②</sup>(Desmond Tutu),还有许多国家不那么出名的人们。

最后一篇文章是对被视为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二种形式的本体论论证的批评。这是最有哲学趣味的“有神论证明”。本体论论证起源于12世纪的安瑟伦,20世纪美国的查尔斯·哈茨霍恩(Charles Hartshorne)和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各自重新发现了安瑟伦的第二种更为复杂的本体论论证。在这篇文章中我批评了他们的公式化表达。本体论论证有着永久的魅力,并总是为宗教哲学专业的学生和从业人员所研究。对本体论论证的考察说明哲学可以以理性批判的方式为神学作出贡献。

---

① 位于南非共和国内,于1996年独立。——译者注

② 生于1931年,南非主教,种族隔离斗争的领袖,他是南非进行国际经济制裁的重要拥护者,1984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